



如果現在問我：**你會後悔參加畢業旅行嗎？**

那我的答案是：**不會。**

生駒涼句正努力撐起沉重的眼皮。

不知是睡眠不足，抑或方才遊覽車上施放的催眠氣體所致，現在非常想睡。

就連講台上『代理老師』滔滔不絕講解著《BR法》都沒能讓他徹底清醒。

畢竟那對涼句而言實在太過熟悉。

那是一切崩毀的源頭，無能政府的瘋狂遊戲。

而自己也從來沒奢望，一個家庭中曾有孩子 " 中獎 " 過，就能讓其他孩子獲得倖免。

只要這爛法律存在一天，升上高中前的孩子都將面臨未知命運。

宛如尚未破蛹而出的蠶蛾，以滾水烹煮抽絲剝繭，讓這些曾有無限可能的年輕生命，化為成就國家榮耀的一小塊織料。

然後，隔年又一批蠶蛹將被吞沒於BR法的滾水洪流之中。

好不容易讓自己的腦袋能夠勉強運轉，搶先在驚懼、憤怒、悲傷等情緒之前，率先浮現腦海的念頭是：

『爸爸跟媽媽知道了，會有什麼反應？』

涼句永遠忘不了那一天。

當政府軍站在家門口，通知自家姊姊被抽中BR法時，母親悽慘的哭嚎，宣告幸福家庭的瓦解，以及自己被長期冷落的開端。

『執著於死者而不懂得珍惜還活著的人，這時會是什麼表情呢？』

挺讓人，好奇的不是嗎？

右方桌椅挪動的輕微聲響打斷了思緒，涼句望向聲源，卻發現鄰桌的宇佐見美緒正欲起身——



搶在對方完全站起來前拉住了她的手臂。

別這樣，坐下。

以眼神示意。

美緒的眼中充滿了各種情緒，恐懼、焦慮、困惑.....啊啊，這才是正常人該有的反應吧？

——『隨便你要怎樣！你覺得好那就去吧！』

父親昨晚的怒吼於腦海迴盪，經過冰敷而消腫的臉頰似乎又傳來火辣辣的疼。

像自己這種一點都不可愛的孩子，會不受父母疼愛也是理所當然。

就算自己能活著回去，也一定...

確認鄰桌同學乖乖坐回位子上不再試圖反抗，涼句鬆開了對方的手臂。

這麼衝動.....不禁讓人擔心起健次，以及未曾謀面過的宇佐見叔叔跟阿姨。

希望他們接獲通知時別太.....

「二十五號，生駒涼句。」

回過神來，教室早已空了一大半。

拎起隨身背袋起身，望了一眼鄰桌仍低垂著頭恍神的美緒，輕輕將手掌覆上那雙顫抖緊握著的手。



『還有人在家裡等你。放心，我不會跟你爭奪優勝者之位。』

然後，頭也不回地走出教室大門。